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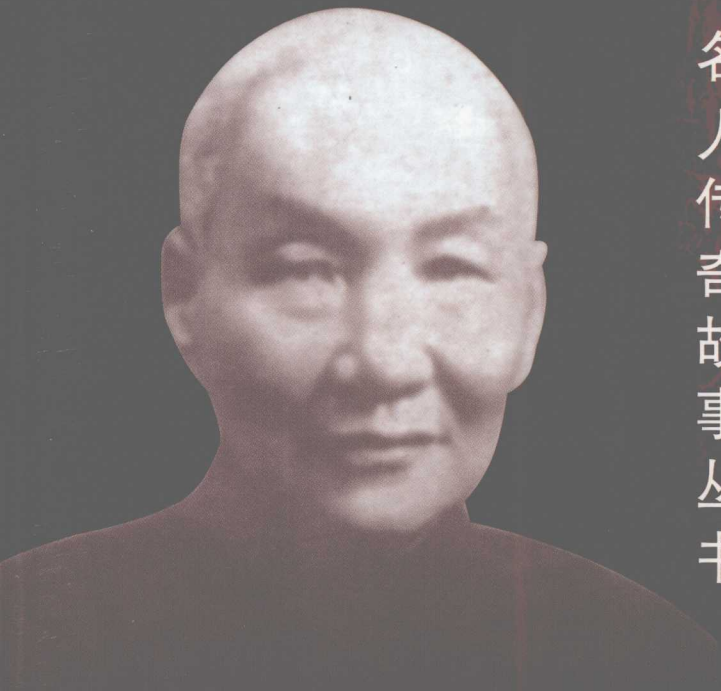
ZHANG XIAO LIN QUAN ZHUAN

池昕鸿◎编著

张啸林

全传

名人传奇故事丛书



张啸林堪称上海滩“三色大亨”，先做鸭子卖补药，后凭技巧投靠“麻皮金荣”，形成“三足鼎立”。开赌城、办妓院、最后，他被日本人收买，结果毙命于一颗神秘的子弹。

延边人民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國人民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中國人民史
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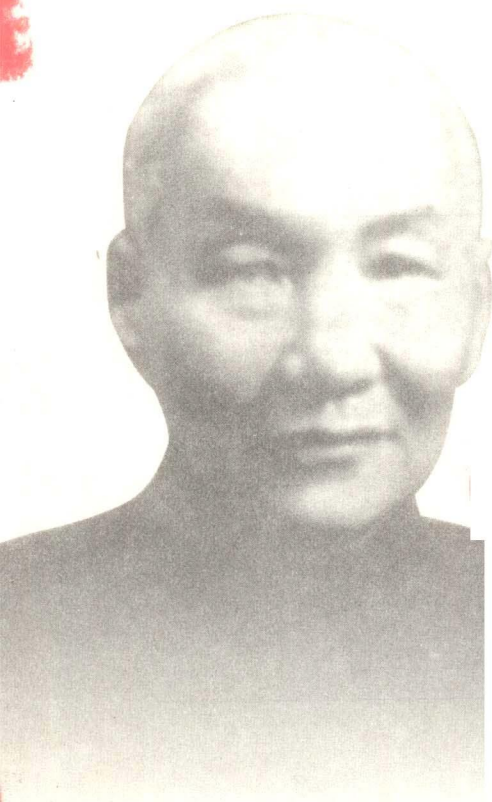
ZHANG XIAO LIN QUAN ZHUAN

池昕鸿◎编著

张啸林

全传

名人传奇故事丛书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奇故事丛书/池昕鸿 编著.——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11(2007.12 重印)

ISBN 978-7-80698-100-9

I. 名… II. 池… III. 名人-生平事迹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398 号

名人传奇故事丛书——张啸林全传

主 编:池昕鸿

责任编辑:张光朝

责任校对:李秋根

版式设计:李 宏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http://www.ybchs.com>)

印 刷: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80

字 数:240 千字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698-100-9

定 价:468.00 元

前 言

张啸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张啸林在杭州城里就是一条虎,后来踏入黄浦,与杜月笙、黄金荣结为兄弟,被称作“上海三大亨”。他自己被人称为“三色大亨”。黄色——开妓馆,黑色——贩毒,白色——杀人与设赌,无所不能。“四马路”野鸡出没,地摊“春药”生意十二分红火;脚踏上海滩黄、赌、毒三界大赚黑心钱、金银首饰、房产家具、衣帛器皿,乃至老婆孩子,都可以典当,正当梦想坐上汪伪浙江省长的汉奸“宝座”时,曾为蒋介石充当刽子手的他,却毙命于自己的贴身保镖下,结束了他充满罪孽的一生。

大凡黑道枭雄总爱“狐假虎威攀高枝,借腹怀胎自发财”,总热衷“借高枝扶摇直上,会做人扬名江湖”。他们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总要为自己寻找理想的靠山,躲避官兵的清剿,防备百姓的报复,还有仇家的追杀,但是,他们决不是甘为人下之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靠山的底盘上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张啸林是一个“好斗的变色龙”,他的口头禅是“白天和黑夜托着钱罐子,就是为了香床和旗袍!”如果你带着兴趣,翻开此书,你将会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神秘事件和各种争霸的场面,让你遥想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目 录

第一章 忆童年,混乱中渐生罪恶

杭州湾降男婴	2
离学堂入茶馆	8
地道的小流氓	16
落水没死遇知己	25
为女人雪耻	29
拜师学戏,拳打日本人	35
设赌局,攀红帮	44

目 录

第二章 上海滩,身价势力逐渐增长

初到上海吃双禄	64
十里洋场惹事生非	71
初识杜月笙	78
流氓夫妻	83
码头出恶气	88
瞄上了鸦片	95
摇身进入黄公馆	100
理顺关系找机遇	108
师父盯上了老婆	114
小花园里做老板	119

第三章 生艳波,有勇有谋名声震

敢抹督军艳	128
化险为夷	135
迷上洋女的花园	140
山外烟雨楼	148
破案名声大震	159





闯虎穴救师父	165
前线出气收财	173
为大亨找保镖	181

第四章 显威风,赌色样样俱全

在唱戏中捞财	188
一人杀妻,三亨周旋	194
巧用文字换钱	199
三人换座位	209
赌术五花八门	215
从赌场诱敌	227
回故里显威风	233
赌是命根子	241
“181 号魔窟”	245
闸北宝山路枪声	250

第五章 名声臭,三大亨恩怨滋生

官运亨通	260
岸边露马脚	270
木行董事长	277
金融业更发财	280
寿庆有风光	292
窝里的斗争裸露出来	298
张、杜恩怨滋生加速	301

第六章 争面子,汉奸本性终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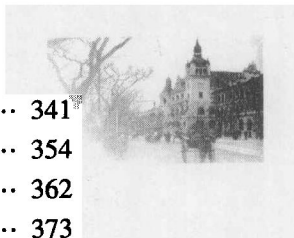
流氓也“爱”国	310
畸形繁荣逐步褪色	314
莫干山避战	320
汉奸都有份	323
杜老三远走香港	328

第七章 窝里斗,一代大亨死不瞑目

“病”的是时候	336
---------------	-----



贼窝的明争暗斗	341
汉奸纵行	354
暗杀行动开始了	362
汉奸吐真言	373
“七十六号”风云	380
“三色大亨”死不瞑目	384



目 录



第一章

忆童年,混乱中渐生罪恶





杭州湾降男婴

1877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虽是初夏,杭州湾一带已是蝉鸣树梢,日烤地头,一派暑热炎炎的景象。有人说:今年夏天又要热死人了!

在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几户茅草屋被掩映在树木之中,没有人声,也没有鸡鸣狗叫,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安宁。

突然,从一家茅屋里,传来女人的一声惨叫,令人悚然。之后,便是新生儿的阵阵啼哭。村民们刚提起的心放了下来:张家的媳妇生了。

生孩子本来不足为奇,可这新生儿的阵阵哭声却不同一般,气足而且声音宏亮,像是在对人们宣布,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到了这个世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放下手中的活,拥向张家。

村子里的宁静被打破了。

与此同时,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正吃力地背着一个木工工具箱,迈着疲乏的步子往家走,汗水侵湿了他的全身。大概是没找到活,他早早地回家了。

当中年人听见从自己破茅草屋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声时,不由得顿了一下,脸上的愁云即刻被惊讶冲淡。他加快脚步,气喘嘘嘘地向家门口奔去。

这婴儿,便是张啸林。中年人是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

张全海捧着这新出生的孩子,又愁又喜,愁的是这本来已清贫如洗的家又添了一口人,怎么养活?喜的是这儿子肥头大耳,气足如钟,一副富贵相,也许将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张啸林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大林,因此,父母顺理成章地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小林。因长得一副虎相,生肖又属虎,乳名便叫作阿虎。

张啸林出生后,父亲为了全家四口人的口粮,整天拼命地做木工活,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又做箍桶的活。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五十岁。

那个年月,一个木匠的收入是很微薄的。箍三个桶才一文钱。况且当时又是银贵钱贱。张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两个孩子直嚷着饿。

终于有一天,做父亲的意识到,这样下去全家会饿死。与妻子一合计,便一咬牙,背着家什,拉着孩子,离开了村子,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定居下来。

这一年,张啸林十岁。

杭州拱宸桥离慈溪一百四十多公里,这里商贾出没,人口密集,私家作



坊林立，经济势力不算差。

在拱宸桥的西端，从此便多了一家箍桶店，名字叫“张记箍桶铺”。

拱宸桥一带的生意确实要好做得多。张家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张全海再也不用四处奔波，张大林也在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钱财的收入稳中有升。

有了些余钱，张全海便合计着要把小儿子张啸林送进私塾去念书，这么打算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发现这小儿子自搬来拱宸桥后，与街市上小混混相处，染上了游气，开始学坏。他想，孩子上了学，一定会变好。

二是张全海念念不忘儿子出生时的那副模样，如此与众不同，将来必定大富大贵。现在让他受些训教，以促成他未来的富贵，以小换大，值得。

张全海的第二种心思，谁也没告诉，包括他的妻子。所以，在小儿子念私塾这个问题上，妻子虽然一味反对，张全海却格外固执。

就这样张啸林跨进了学堂的门，成为一名学生。

刚开始，几天，张啸林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书包，来来往往，倒有点模样。父母看了，心里也着实喜欢。谁知好景不长，一个星期之后，张啸林又是一副混混样了。

原来，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家中父母忙着生意，从赚来的钱中拨出一根毫毛，给孩子找个去处，从不指望能借此道将来挤身仕途。这时候，私塾里出了一个特殊的团体——人称“私塾少年”。

这些“私塾少年”不守规矩，不爱学习。虽家中富有，却爱小偷、小摸，并以此为嗜好，追求冒险的刺激。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聚赌、近色。常用一些小钱贿赂私塾先生，换个自由，然后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张啸林与这些少年为伍，很快旧病复发，偷、摸、赌、色样样都会。他还有一个其他私塾少年所不具备的本事：打架。他打架的本领在拱宸桥闻名。

张啸林学会了偷，不过偷的东西大部分是自家的，所以他对别人总是说“拿”而不说“偷”字。为何而偷？为的是赌。

从慈溪乡下来的张啸林本不会赌。上私塾前虽为混混，也主要是打架斗武。他第一次参赌是在上学的第四天。

那天，他准点到了先生家。先生没在，上课连个影儿也不见。几个少年见时机已到，拿出赌具，抛开书包，押起宝来，眼看着一枚枚铜板从这个人的手里进了那个人口袋，张啸林目瞪口呆。放学的时候，他一路上想的就是：赚钱太容易了。

张啸林决定，他也要去赚钱，赚大钱，把所有同学的钱都赢过来。

下午，他在家偷了一捆现成的木桶料，在当铺当了8枚铜板之后，来到了私塾学校。

那天他的手气特别好，三次一押竟赢了15枚铜板。

望着手中的23枚铜板，张啸林欣喜若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大发



现：自己与赌有缘，既然有缘，就必会赢钱。

张啸林就这样爱上了赌，终身没有割舍。

在私塾里，最让张啸林得意的是“称帝”。他把全班十来个同学按家庭的有钱程度分类，每天视钱财的多少，令他们交纳费用五文到十五文不等，作为报效。自己却效仿封建时代的旧办法，把自己封为“皇帝”，把某个女同学封为“皇后”。

张啸林如此欺负同学，是仗着自己的一身打斗功夫，没有人不服他。

按照一般私塾规矩，这“皇帝”的宝座应由私塾先生的儿子或孙子来坐。可那时谁敢惹张啸林。没等他发话，先生的孙子倒先拱手让座了。张啸林称霸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

可怜张全海夫妇节衣缩食让儿子上学，没想到儿子竟学会了这些名堂。最终有一件事，使他们了解了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

那天，张全海想找支笔记帐，一时找不到，便去翻儿子的书包。此时，张啸林已睡熟。张全海这一翻，翻出了儿子的全部底细。

原来，张全海从张啸林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张春画。画上内容不堪入目。张全海顿时气得七窍冒烟、浑身发抖。其妻张氏口中连喊“罪孽”。

夫妻二人把张啸林从床上抓起来，张全海一个耳光扇去，差一点把张啸林打晕。

“说，你——你在学堂里到底干了什么？”

张全海本想问春画的事，可实在难以开口。

张啸林被打得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以为自己在学校里赌博的事被父亲知道了，绝没想到那幅画。

他不想说，他知道一说就会扯出很多的事，要挨更多的耳光。

“啪”又一个耳光打来，张啸林的嘴角开始出血。他的母亲哭了起来，毕竟才十来岁的孩子。

“你快说呀，小孽障，不然，要把你打死的。”母亲哭着说，一边拧他的耳朵。她这时对小儿子的感情是又恨又怜。

张啸林经不起父亲的耳光和母亲的哭诉，心想：不说是打，说了也是打，不如说了，打一顿了事。他开口了。

张啸林不但说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到每一次赢钱竟有些激动，丝毫没注意父亲脸上的表情。

张全海气得脸在变形，妻子张氏不再哭泣，而是瞪大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似乎不认识他，眼神充满了惊恐。

没等张啸林说完，张全海又是几记耳光。他原以为，儿子不懂事，弄张春画只是好玩。打一顿，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许玩这类东西就罢了。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有这么多劣迹。

“那，你书包里的那东西是从哪来的？”

张全海还是没提“画”字。张啸林聪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说的是什么，





也知道了挨打的根源。

“是别人给我的。”张啸林觉得这件事不严重，所以爽快地回答了他父亲。

“谁给的？我会找他父母。说！”

“是……”张啸林支吾着，看来撒谎是不行了。

“是我用七枚铜元向世兄买的。”

张啸林说的世兄是私塾老师的孙子。

张全海做梦也没想到，私塾先生家的人会有这种东西。他一直以为，私塾先生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最了不起的人。

早知如此，又何必送他去念什么书呢！张全海有些自责。

儿子带着红肿的脸又睡去了，一会儿便打起呼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张啸林坦白归坦白，可没说一句悔改的话。作父母的第一次为儿子的前途担忧起来。

夫妇俩上床后，相视流泪，整整一夜未合眼。

张全海老了许多。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第二天，竟咳出血来。“张记箍桶铺”一连好几天没开张。

张啸林在私塾学校虽没有能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好好学，倒也有一项收获，那就是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张啸林的私塾老师年过六旬，学问一般，却写得一手好字。字体苍劲有力，与他那体弱单薄之躯截然相反。也只有在上写字课时，张啸林才能注意听讲。

自从那夜挨了毒打之后，张啸林有所收敛。课本学不进去，便铺开纸笔练字。日复一日，长进不小，最后，字写得颇像个样。父母见他如此，也感到一丝欣慰。

后来，当张啸林成为上海滩“闻人”时，更以自己的一手好字而自豪。所到名胜古迹，免不了要展示一番，像杭州的灵隐寺等地常留下“张寅”的题额。这是后话。

私塾的几年，虽没有学到什么学识，但耳濡目染。所以，张啸林后来比起上海滩另外两“闻人”黄金荣和杜月笙来，似乎有文化得多。后面两人几乎是目不识丁。

就在张家的家境慢慢走向好转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受到外国势力的极大冲击。小商人们在沉重的压力下苟延残喘，徬徨失措，宣告破产倒闭的时有所闻。小小的“张记箍桶铺”也没逃脱掉，生意清淡，几乎要关门停业。

从1890年，张啸林十三岁那年起，江浙一带年年天灾人祸，疫病大作。老百姓衣食无靠，饥荒遍地，饿殍随处可见。

靠着平日的积蓄，张家勉强撑了一阵子，但是，不幸还是降临了。

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由于积劳成疾，丢下孤儿寡母，突然撒手归西。





张家的顶梁柱塌了，一切都乱了套。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张全海的棺木被运到慈溪老家下葬。之后，母子三人回到拱宸桥。

此时，张啸林的哥哥张大林已有二十岁，他和母亲撑起了门户，维持着箍桶店，但家境日落。

经过这场变故之后，张啸林似乎有所悟。有一天，他突然对母亲说，他要离开私塾去找一份事做。母亲听了，潸然泪下。

几天之后，张啸林进了他哥哥的厂，成为机房的学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死渐渐被遗忘，张啸林便又不安分起来。

他先是从机房里偷纱锭，偷来之后卖点钱，去酒店喝酒。久而久之，被机房老板发现，老板不敢直接去找他，便去威吓他哥哥大林。幸亏大林赔尽了理，赔足了钱，才把这桩事了结。

不偷东西没有钱，张啸林就去赌，下工的时候赌，该上工的时候，他也常不去，躲在赌棚里一赌就是一天。

说来也怪，张啸林的赌运似乎特别好，赢得多，输得极少。

机房的老板不敢开除他，提出要是他旷工除了扣钱还得罚钱的要求。张啸林满口答应，但不许老板告诉他母亲。

从此，张啸林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不务正业，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时纠众闹事，寻衅打架。拱宸桥的人对他头痛万分。机房的老板下决心要撵他滚蛋，各机房的老板们还暗中约好，谁也不准接受他进机房做工。

1897年，张啸林年满二十岁，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膂力过人。看着浑身发达的肌肉，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块凭拳头混饭吃的料，不该靠卖力气做工吃饭。

没等机房老板开口说开除他，他倒先撂挑子了。喜得老板背地里直念“阿弥陀佛”。

可惜一身好力气没用到正道上，张啸林成为地道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拱宸桥做了不少坏事。

拱宸桥每星期有二天集会，乡下人叫做逢集。每到这一天，乡民们怀揣血汗钱，或者挑着舍不得吃的鸡蛋瓜果来集上卖，换些日常用品。这一带好不热闹。

逢集的日子，也是张啸林一伙捞钱的好时机。

在一家烟纸店的附近，张啸林及三四个同伙手里拿着铜洋在转悠。

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拿银元来店里兑换钞票。张啸林他们立即凑上前去。

“哎！这银元是铜洋，你岂能不认识？”张啸林粗声大气地对店掌柜说。一个同伙趁势夺过银元放上自己的铜洋。

店掌柜不忍说是铜洋，可又不敢说是银元，惊慌之时，一伙人把柜台上的铜洋塞给乡下人，假装斥责说：

“你这种人，也敢用铜洋来欺骗人，赶快离去，万事皆休，要不然带你到警察署见官！”

可怜乡下人被吓得晕头转向，心惊肉跳，拿着铜洋赶紧逃走了。

张啸林靠这种办法捞些小钱，这些钱不够上赌台，只是下酒店解解馋。赌博的钱从哪儿来？主要是骗外地商人。

一个宁波商人来拱宸桥买黄豆，当过磅装运的时候，卖方的一个朋友邀请卖主与买主一起饮酒叙谈，还假称自己是提供豆源的。

这外地商人觉得难却盛情，就叫暂停过磅，跟着喝酒去。来到酒店，商人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家低档次的妓院。商人想退，却又经不住女人的摸摸捏捏。嘴里说有事，脚却直往里跨。

三杯酒下肚，几个男人各拥着女人进了客房。

客房内，商人被功夫高超的妓女撩得春心大动，不愿完事。乐颠之中，让一个捐客替他监督黄豆过磅，自己则稳度春宵。

商人春梦睡醒，捐客说一切事情已经办妥，商人十分高兴，连连称谢。

直到把黄豆运回家乡，过磅出售的时候，商人才发现黄豆短少了五千多磅，损失巨大。

这五千多磅黄豆哪儿去了？它已变成银元进了张啸林的腰包。

原来，这是张啸林一伙设计好的骗局，那捐客便是张啸林。卖主是在张啸林的逼迫下，不得已才协助的。

诸如此类的骗人害人之事，张啸林在拱宸桥一带不知做了多少。

拱宸桥的人虽然厌恶张啸林，却也总以为这是年龄小，不懂事。把他所做的坏事归为孩子般的恶作剧，所以，也没有人想到要把他带去见官。

另外，除打架以外，张啸林很少欺骗、敲诈拱宸桥一带的人，这也是拱宸桥的人能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离学堂入茶馆

在拱宸桥当了几年混混之后，转眼到了1903年，张啸林二十六岁。

原先和张啸林一起混的哥儿们，有的已娶妻成家，变为安分的人；有的外出闯荡世界，传回的消息也不错；还有的子承父业，做了生意。张啸林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张啸林也想娶老婆，可拱宸桥一带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除了一个穷家和多病的母亲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他的臭名声。

人们常用“鲜花插在牛粪上”来比喻不般配的婚姻。在拱宸桥一带，张啸林的名声坏得连牛粪都不如。

喜欢呼风唤雨的张啸林第一次有了孤独感。

一天，张啸林正独自在街上遛达，看见许多人正围在那里看告示，他也挤过身去，原来是浙江武备学堂招考。以前，这一类的招考告示拱宸桥也有，但张啸林从未认真看过，这一回，他仔仔细细读了两遍。

张啸林真的对这张告示动了心思。他寻思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照例在八点多钟出门。坐在门口的母亲也没问他干什么去，张氏知道问也是白问。不过，儿子今天出门，不是向东面的街上去，而是向西走，母亲不禁有些奇怪：

“阿虎，你干什么？”张氏怕儿子出远门。

“中午我不回来了。看个人。天黑前回来。”张啸林边走边说，头也没回。

他一口气走了几个小时，登上了吴山顶。早听说吴山顶上一个姓许的测字先生测得灵，他来就是为了找他。

站在姓许的面前，张啸林又有些害怕。他不是怕姓许的人，是怕测出不好的运来，将来一辈子完蛋。在相信命运这一点上，张啸林继承了他的父亲。

他报出姓名，生辰八字、要求看相，重取一个吉利的名字。

那个姓许的人听了他的生辰八字，又在脸上左看右看。然后用一只手不停地搔后脑勺，嘴里快速地念叨。张啸林不知所措，瞪着眼睛焦急地看着他。

突然，那人眼睛一亮。

“有了，你属虎，小名又称‘阿虎’，那官名应该叫‘寅’，寅即虎也！”

“张寅”张啸林念了一遍，觉得不错。

张
啸
林
全
传



看相人又说：

“你的小名叫作小林，虎在林中咆哮，可取‘啸林’为号——虎啸山林之中，谁个不怕？”

这番话可说到了张啸林的心坎上。他想：“冲这句话，我今天也没白来。”那副喜上眉梢的样子，使测字人对他一下子摸了个底。

之后，便是一通大富大贵的奉承话，临末，还忘不了加上一句：

“小老弟，将来富贵发迹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给你起名号的许山人呀！”

“不会忘，不会忘的！”张啸林几乎要磕头谢恩。

“今日未多带银两，只此一枚龙洋，让先生吃碗茶，他日有成，必当厚报。”他留下一块银元，欢天喜地下山去了。

张小林改名为寅，号啸林，十分满意，尤其对“啸林”两字，特别感兴趣。下山的路上，他一直在想，日后有出头之日，定对这位许先生重重赏赐。

张啸林的这种想法后来真的兑现了。1930年他荣归杭州故里时，就将这位许先生奉为上宾。这是后话，在此先提一笔。

从吴山顶回来的次日，张啸林打起行囊，辞别老母，他要去投考武备学堂。

就在投考的路上，张啸林巧遇一个人，并且救了他一命。这个人后来与张啸林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他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叫张载阳。

张载阳原是兰溪县人。1903年春节过后第七天，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一手拎一只藤条筐，一手提个铺盖卷儿，离开了家乡，直奔杭州。他也是去报考浙江武备学堂的。

船到杭州，张载阳从南星桥码头上岸，好不容易从一大堆挑夫、车夫、旅店拉客人的包围中冲了出来，便将行李放在一片茶馆门口，想休息休息喘口气。

四五分钟过后，当他用袖子擦擦额上的汗，弯腰伸手去提藤条箱子时，箱子却被一只双梁棉鞋的大脚踏住了。

“先生，这是我的箱子，请挪挪脚。”张载阳知道遇上了混混儿，他不想惹事，所以，话语很客气。

混混儿可不是客气话能打发了的。

“放两块龙洋出来，我们给你搬。”一个戴毡帽的开口说，还对另一个同伴挤了挤眼睛。

“我自己会搬，不需别人效劳。”

“效劳不效劳，都得付两块龙洋。”

“要是不给呢？”张载阳忍耐不住，发火了。

“那就别想要箱子。怎么样啊？”

事到如今，一般人还是付2个大洋了事。可张载阳血气方刚。就是不服：